

内蒙古大学
学术丛书

欧洲文学中的 蒙古题材

吴持哲 著

EUROPEAN LITERARY WORKS
ON MONGOLIAN TOPICS
by WU CHIZHE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欧洲文学中的蒙古题材

EUROPEAN LITERARY WORKS ON MONGOLIAN TOPICS

吴持哲 著

(本书得到内蒙古大学学术基金的资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基金委员会

主 任：旭日干

副主任：梁希侠（常务） 呼格吉勒图

委 员：旭日干 梁希侠 呼格吉勒图

曹之江 包 祥 王 璋

刘 成 刘树堂 陈羽云

目 录

简短的前言	(1)
第一章	关于成吉思汗的四部作品 (5)
	《中国孤儿》,〔法〕伏尔泰,1755 年, 悲剧 (11)
	《中国孤儿》,〔英〕亚瑟·默菲,1759 年,悲剧 (20)
	《青色的旌旗》,〔法〕莱昂·卡恩, 1877 年,历史小说 (26)
	《成吉思汗》,〔苏〕瓦西里·扬,1939 年,历史小说 (37)
第二章	关于忽必烈的两部作品 (51)

	《东方见闻录》，〔意〕马可·波罗， 1298年，游记 (54)
	《忽必烈汗》，〔英〕塞·泰·柯勒 律治，1797年，记梦诗残篇 (67)
第三章	关于拔都的两部作品 (84)
	《拔都汗》，〔苏〕瓦西里·扬，1942 年，历史小说 (87)
	《直捣天涯海角》，〔苏〕瓦西里·扬， 1955年，历史小说 (105)
第四章	关于帖木儿的四部作品 (126)
	《帖木儿大帝》(上篇)，〔英〕克里斯 多弗·马洛，1587年，悲剧 ... (138)
	《帖木儿大帝》(下篇)，〔英〕克里斯 多弗·马洛，1588年，悲剧 ... (169)
	《帖木儿之剧》，〔俄〕无名氏，1676 年，历史剧 (189)
	《帖木儿》，〔英〕尼古拉·罗，1702 年，悲剧 (192)
结束语	《奇异的蒙古马》，〔英〕詹姆士·奥 尔德里奇，小说 ——亚、欧大陆未来的展望 (198)
后 记	 (211)

简短的前言

当今世界，各国间的交往日趋频繁，信息朝发夕至，偌大的寰宇已缩小成一个“鸡犬相闻”的村落，人们开始对千百年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比较文学方兴未艾，而资料的逐步臻于完备又为在这一学术领域开展研究与探讨提供了方便条件。

伟大的蒙古民族于 13 世纪在亚洲北部崛起后，立即作为一支举世瞩目的力量，既直接参与、创造了亚欧大陆的政治和历史，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发展的进程。由成吉思汗开拓、忽必烈完成的统一中国的大业，结束了自有唐末年以

后长期割据、战乱的局面，建立起历史上版图最辽阔，并第一个由兄弟民族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成吉思汗、拔都等人的几次西征，使整个沉睡的欧洲为之震惊，他们军事活动所扩及的地理范围之广，就中古时代而言，是史无前例的。

欧洲各国的文学中，由中古时代开始，中经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随后又有浪漫主义，直到现实主义为止，都有一些写蒙古题材的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这些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内容，又是与西方人逐步认识神秘的东方的过程、欧洲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的斗争和动向，以及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的欧洲的漫长的文化传统揉合成一体，从而呈现出纷繁驳杂的画面。这些蒙古题材的作品对欧洲文学具有相当影响。700多年前的作品不断在改编，400年前写的剧本近年还在伦敦等地隆重演出，而且新的作品仍在陆续地问世。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说来，尽管“题材可以从外国输入”（拉法格语），但一部东方题材的作品在什么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作家创作的主观动因是什么？他何以要这样剪裁、取舍其他民族

的素材？作品中又反映了哪些西方的文化积淀和美学情趣？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当然，这类文学作品更是蒙古学领域中不可忽视而应认真研究的课题。例如，作品中哪些情节有悖于史实？作家何以要回避或歪曲某些事实？更何况这些文学作品都诞生于东、西方互相隔阂和阻塞的旧时代，若用今天世界文学已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观点来衡量，它们就明显地暴露出其片面性和局限性；文学如此，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旧时代的民族史学，到了今天，如果拿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和世界史整体的宏观尺度去评断，同样显得既片面又局限了。

笔者在本书中，对欧洲若干国家的十余部文学作品进行了评价。一部分作品在我国已出版译本，我将译文与原文作了校核，另有几部作品从未见有人译过，如莎士比亚的同龄人克里斯多弗·马洛的著名悲剧《帖木儿大帝》，我便根据原著作了必要的译述；少数作品，由于案头无原书，只好综合有关资料写了点介绍。但是，应该指出，这个领域属于前人尚未系统探索过、涉及的方面甚

多，笔者本人又才疏学浅，因此，这本书充其量不过是就这一课题勾勒一个粗略的轮廓，供有志于研究此端的同志们作一番参考罢了。书中舛误之处，尚祈专家和读者慨予匡正。

吴持哲

1987年5月

第一章 关于成吉思汗的四部作品

西方世界是经历了许多世纪，方才逐渐了解东方存在一个古老的中国，以及中古兴起的蒙古民族的。《圣经》中多处提到，在世界的一角居住着名叫峨格和马峨格（Gog & Magog）的两个游牧部落；^①自古以来欧洲教会批准的世界图志便据此在亚洲的东北角上标有这两个部落的名字。直到1675年，沙俄派往北京的使节尼古拉·斯帕法利于途径色楞格斯克堡时，提到西伯利亚领域到该堡为止，再向东行便进入蒙古，“蒙古人自称为

① *The Bible: Prophecy of Ezekiel, Old Testament, XXXIX; Book of Revelation, New Testament, XX, etc.*

忙豁儿，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峨格人和马峨格人。”^①然而，这两个神话般的名称仅仅反映了欧洲人长期以来缺乏对亚洲的可靠地理知识。

在欧洲的不同语言中，“鞑靼”一词大致均出现在13世纪，也即在拔都大军西征欧洲大陆的前后，俄语中，写作Tatar，到了法语、英语中，分别写成Tartare, Tartar。^②而且在英语中，Tartar一词成了剽悍、强劲的人的代名词，成语catch a Tartar（遇到个鞑靼人）是作“碰到强敌”、“骑虎难下”解释。不过，鞑靼一名，是西方人对亚洲的蒙古人和突厥人的统称。

马可·波罗关于东方古老的中国的报道，首次在欧洲人的面前展示了一幅关于我国的壮丽图景。中世纪西方旅行家浪迹异域的为数不少，但是，像马可·波罗那样得天独厚，长期游历于东方，并为西方带去如此丰富的关于中国和蒙古族

① J.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1919, Vol. 2, p. 269.

② 当时欧洲各民族惊恐万状，无法解释这支犹如风驰电掣的千军万马究竟来自何方？或许是奉上帝旨意，由天而降来惩罚世间有罪孽的人？抑或是从希腊神话的Tartarus（地狱）中蜂拥而上的？因而才在Tatar中加了个r。

的知识的，则是“从上帝创造亚当以来的第一人”。^①由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经难友比萨作家鲁思蒂谦记录下来的书，题为《东方见闻录》，介绍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经过、忽必烈治理国事的情况，以及马可本人在辽阔富庶的中国土地上巡游时关于各地物产民生、风土习俗的见闻。此书一经问世，便在欧洲广为流传，迄今已有140种不同版本，其中仅意大利文版本便达27种，英文版本12种。^②这个威尼斯人的贡献，在于既帮助欧洲人了解东方和中国，在当时，又大大促进了西方对地理大发现的兴趣。

随着地理大发现，日益强大的西方资产阶级便对海外大肆进行殖民和扩张。明、清两代，欧洲各国陆续派遣人数众多的耶稣会士来我国，名为传教，实际是为侵略而搜集有关中国的详细情报。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些耶稣会士却为我国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更值得注意的，是他

① M. Komroff: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New York, 1926, *Preface*.

② 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64, Vol. 18, pp. 174—176;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Macropedia*, Vol. 14, pp. 756—760.

们也将中国古老的文明传播到西方去，对当时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应该提一下由法国人杜赫德（J. B. du Halde）主编，27名在华耶稣会士撰著或译介的四卷本文集《中华帝国详志》，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英国出版界密切关注这部巨著的出版，到了翌年（1736），由布鲁克斯（R. Brookes）英译的版本，便由出版商约翰·瓦茨（John Watts）在伦敦出版了。^①

如果说，马可·波罗的游记主要仅介绍了忽必烈在位时的元代中国的话，那么《中华帝国详志》（以下简称《详志》）一书所涉及的范围就更加广泛与深入了。在这个威尼斯人娓娓动听的描述中，蒙古族兴起的历史宛如一部传奇，而忽必

①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 le père Jean Baptiste du Halde, imprimée à Paris chez P. G. Lemercier, 1735, 4 tomes; J. B. du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 etc.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 Manners, Ceremonies, Religion, Arts and Sciences*. London: printed by & for John Watts, 1736, 4 Vol.

烈皇帝颇似西欧传说中的民族英雄亚瑟王。然而《详志》却具有一部学术性巨著的性质。杜赫德在该书法文版第一卷卷首，撰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序；布鲁克斯在英译本的序言和献辞中，也对此书的现实意义作了一番交代，指出：“中国乃是东方最强大、昌盛的国家”，“中国素来自称为天下的礼仪之邦，再没有比瞻顾一番这个国家的习俗与宗教更易于开阔我们的思想境界了。”^①

《详志》第一卷介绍了我国由夏商周直到元明清共 22 个朝代的简史和清代早期 15 个行省的概况。关于元代一节提到“元世祖登帝位后，无论在行政、法律、习俗方面均未作变更；他如此体察旧朝臣民的情绪，同时又具有绝对威严、公正，保护文人学士，爱抚黎民百姓，而深受臣民们拥戴，故至今人们尚称道蒙古皇族的政府为贤明的政府。”^② 第二卷内容包括我国的疆域、施政、官制、军械、民性勤奋，重视农耕、匠艺，城垣、寺塔、拱桥的建筑，节庆、婚丧等礼仪，禽兽花草，江湖舟楫，钱币与商业，陶瓷漆器，汉语及其语

① *Description of China*, Vol. 1, *Dedication*, p. 4.

② *Description*, Vol. 1, p. 443.

法，印刷术等。第三卷重点介绍我国的文化：私塾教学、科举功名、道教佛教、逻辑修辞、科学技术、天文数学、哲学音乐。此外，还包括孔子生平及《大学》、《中庸》、《论语》的译文。另刊有题为《中国人对诗歌、小说、戏剧的鉴赏力》的专章，其中提到“我们（指欧洲）的传奇通常仅是一些艳情奇遇或巧妙虚构，借以娱乐读者，但与此同时，极易激起情欲而带来危害，特别是对年青人；与此相反，中国的小说往往充满教诲，教诲中所含格言颇有助于改造风习，而且总是规劝世人行善。”^① 为此目的，这一卷中还收有我国下列文学作品的译文：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明代话本《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另有抄摘自我国文言笔记小说的短小故事 21 则，内容也多数属于劝善惩恶、因果报应。第四卷写的是大鞑靼、西藏和朝鲜的历史与地理。杜赫德笔下的大鞑靼，既是个地理概念，大致指成吉思汗去世时征服的地区——北亚；又是个北方游牧民族的总称，把我国古代到明末清初所有民族——匈奴、契

^① *Description* , Vol. 3, pp. 110—113.

丹、索伦、女真、达斡尔均归属为鞑靼人，然而却指出，蒙古人(Mongus)是鞑靼人中最强大、人数最众多的民族，分为喀尔喀与内蒙古两部分，他们仅操一种语言，叫蒙古语。^①

伏尔泰：《中国孤儿》，悲剧，1755 年

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为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而掀起的文化和思想运动。这些思想家们“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的头脑”，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法国的伏尔泰(F. M. A. de

① 马可·波罗一书自始至终仅称蒙古为鞑靼。

Voltaire) 是这一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尽管来自不同阶层和派别,但启蒙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是都相信启蒙教化可以改造社会,从而建立理性的国家。当然,“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①

当时西欧国家的启蒙主义者对古老中国的文明产生了极大兴趣,交口赞誉孔子关于“选贤与能”、“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对本国的专制统治和社会陋习进行抨击和讽刺。在文学领域内,译介中国作品或撰著中国题材的作品蔚为一时风尚,法国除伏尔泰外,还有达尔尚(M. d'Argens)、格莱特(T. S. Guelette),英国则陆续涌现默菲(A. Murphy)、珀西(T. Percy)、斯梯尔(R. Steele)、艾迪生(J. Addison)、哥尔斯密(O. Goldsmith)。伏尔泰尤为突出,他在《礼俗论》中写道:“欧洲王族与商贾之发现东方,仅为了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却在那里寻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并且指出:“人类的智慧再也设想不出较之中国政界更为优良的政治

① 以上引语均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7页。